

浮生十记

F U S H E N G S H I J I

苏雪林 著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浮生十记

F U S H E N G S H I J I

苏雪林 著
张昌华 编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浮生十记/苏雪林著. —南京:江苏文艺出版社, 2005. 1
(大家散文文存)

ISBN 7-5399-2197-8

I. 浮... II. 苏... III. 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 I26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139164 号

书 名 浮生十记

著 者 苏雪林

责任编辑 汪修荣

责任校对 徐 非

责任监制 刘 巍 张莘莘

出版发行 江苏文艺出版社(南京湖南路 47 号 210009)

集团地址 江苏出版集团(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)
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
印 刷 盐城印刷总厂有限责任公司

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

开 本 880 × 1240 毫米 1/32

印 张 10

字 数 25 万

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, 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7-5399-2197-8/I·2076

定 价 20.00 元

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目 录

辑 一 绿天溪水

- 3 绿天
9 溪水
11 小猫
16 收获
22 小小银翅蝴蝶的故事

辑 二 秋日私语

- 35 扁豆
37 画
39 书橱
42 瓦盆里的胜负
44 小汤先生
46 金鱼的劫运
49 秃的梧桐

辑 三 遁斋随笔

- 53 家
63 喝茶
65 山窗读画记
72 故乡的新年
77 想起四川的耗子
——子年谈鼠
81 猫的悲剧

辑 四 人生四季

- 87 青春
- 95 中年
- 105 老年
- 120 当我老了的时候

辑 五 晴窗札记

- 129 齿患
- 140 焚书
- 147 我的书
- 151 古人以胖女为美
- 156 幽默大师论幽默

辑 六 萍海游踪

- 161 培丹伦岩穴探奇
- 165 花都漫拾
- 172 千石谱
- 174 黄海游踪

辑 七 西窗剪烛

- 187 炼狱
——教书匠的避难曲
- 201 适之先生和我的关系
- 205 北风
——纪念诗人徐志摩
- 211 心理小说家施蛰存

辑 八 砚田圈点

- 219 周作人先生研究
- 236 冰心女士的小诗

244 凌叔华的《花之寺》与《女人》

250 孙多慈女士的画

253 我的写作经验

辑 九 枯井钩沉

263 悼女教育家杨荫榆先生

266 多角恋爱小说家张资平

272 颓加荡派的邵洵美

278 戴望舒与现代诗派

辑 十 百年断片

287 儿时影事

296 我的父亲

301 母亲

304 怀念姊妹家庭

306 灌园生活的回忆

312 编后记



辑一

绿天溪水

绿 天

康的性情是很孤僻的，常常对我说：“我想寻觅一个水木清华的地方，建筑一所屋子，不和俗人接见，在那里，你是夏娃，我便是亚当。”

我的脾气，恰恰和他相反，爱热闹，虽不喜交际，却爱有几个知心的朋友，互相往来，但对于尘嚣，也同他有一样的厌恶，因为我的祖父，都是由山野出来的，我也在乡村中生活了多少时候，我原完全是个自然的孩子呵！

康因职务的关系，住在S埠，我和他同居在一处，他每天到远在二三十里外的工厂里去上工，早上六点钟动身，晚上六点钟才得回家，只有星期日方得自由。

他上工去后，我就把自己关闭在一个又深又窄的天井底，沉沉寂寂，度过我水样的年华。偶然出门望望：眼只看见工厂烟囱袅袅上升的黑烟，耳只听见隆隆轧轧的电车和摩托卡，我想念着我从前所爱的花，鸟，云，阳光……但这些东西不但闪躲着，不和我实际相接触，连我的梦境里都不来现一现了，于是我的心灵便渐渐陷于枯寂和烦闷之中。

我曾读过都德《磨房文牍》，最爱那《西简先生的小羊》的一篇。咳，现在我也变成这小白羊了，虽然系在芳草芊芊的圈子里，却望着那边的崇山峻岭，幻想那垂枝的青松，带刺的野参华，银色的瀑泉，晚风染紫了的秋山，鼻子向着遥天，“咪！”发出一声声修长的叫唤。

某年，即 S 埠为五十年未有之大热所燃烧的一年，某月，即秋声和鸿雁同来之一月，我们由 S 埠搬到 S 城里来了。

起先，康接着 S 城某大学的聘书，请他为大学理科主任，并允许学校赁给我们屋子一所。那时我们并不知新屋是怎样一个形式，想像那或是几间平房，有一个数丈长宽的庭院，庭中或者还有一二棵树，但这于我已经很好，我只要不再做天井底下的蛙，耳畔不再听见喧闹的车马声，于愿已足，住屋就说狭小，外边旷阔清美的景物，是可以补偿这个缺点的。所以康接到聘书之后，心里尚在踟蹰不决，我却极力地怂恿，呵！西简先生的小羊，已经厌倦了栅和圈了，它要毅然投向大自然的怀抱里去。

康于是决定了赴 S 城教书的计划。

行李运去之后，康先去布置，我于第二天带了些零碎的东西离开了 S 埠。

我虽然在 S 城住过半年，但新屋的路却不认识，同车夫又说不明白，我便到 H 女学校请校长洛女士引导，因为我曾在这个学校授过课，和洛女士颇有交情。

洛女士是美国人，性情极为和蔼，见我来了很高兴，听见康也来 S 城教书，更为欢喜。她请我坐了，请出她朋友沙女士来陪我，又倒给我一杯冰柠檬水。两个钟头在火车里所受的暑热，正使我焦渴呢，喝了那杯水真有甘露沁心的爽快。

我谈起请她引导去看新屋的话，洛女士说：“那屋子很好，我常常想住而不可得，你们能够赁到这样的屋，运气真不错呀！”

“她们住在这样精雅的水晶宫里还羡慕我们的屋么？”我暗想。

喝完冰水后，她和沙女士引我走出学校，逆着刚才来的道路，沿着河走了十分钟，进了一堵墙，我们便落在一片大空场之中，场中只有一个小茅庐余无别物。我正在疑惑，洛女士指着屋后一道矮墙，和一丛森森的树木说：

——你们的屋子在这墙里。

推开板扉，走进那园，才发见了一座极幽静的庭院。

呵！这真是“山穷水尽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”！

走到屋前，康听见我们的声音，含笑由屋中走出，洛女士和他寒暄了几句话，便作别去了。

等她转过身去，我就牵着康的手，快乐得直跳起来：

——有这样一个好地方，我真做梦也没有想到！

我们牵着手在园里团团地走了一转，这园的风景便都了然了。

园的面积，约有四亩大小，一座坐北朝南半中半西的屋子，位于园的后边，屋之前面及左右，长廊围绕，夏可以招凉风，冬可以负暄日。

这园的地势太低而且杂树蒙密，日光不易穿漏，地上有些潮湿。所以屋子是架空的，离地约有六七尺高，看去似乎是楼，其实并不是楼，屋子下面不能住人，只好堆煤，积柴，或者放置不用的家具。

园中尚有一个土墩，土墩上可以眺望墙外广场中青青的草色，和那一双秀丽的塔影。

园中的草似乎多时不曾刈除了，高高下下长了许多杂草，草里缠纠着许多牵牛花，和茑萝花，猩红万点，映在浅黄浓绿间，画出新秋的诗意。还有白的雏菊，黄的红的大理花，繁星似的金钱菊，丹砂似的鸡冠，也在这荒园中杂乱地开着。秋花不似春花，桃李之秾华，牡丹芍药的妍艳，不过给人以温馥之感，你想于温馨之外，更领略一种清远的韵致和幽峭的情绪么？你应当认识秋花。

讲到树，最可爱的莫如那几株合抱的大榆树了，树干臃肿丑怪，好像画上画的古木，青苔覆足，常春藤密密地蒙盖了一身，测其高寿至少都在一二百岁以上。西边一株榆树已经枯死了，紫藤花一株，附它的根蜿蜒而上，到了树巅，忽又倒挂下来，变成渴蛟饮涧的姿势，可惜未到春天，藤花还没有开，不然

绿云深处，香雪霏霏，手执一卷书，坐在树上，真如置身于华严界里呢。

有一株双杈的榆树最高，天空里闲荡的白云，结着伴儿常在树梢头游来游去，树儿伸出带瘦的突兀的瘦臂，向空奋拏，似乎想攫住它们，云儿却也真乖巧，只永远不即不离地在树顶上游行，不和它的指端相触，这样撩拨得树儿更加愤怒，臂伸得更长，好像要把青天抓破！

春风带了新绿来，阳光又抱着树枝接吻，老树的心也温柔了，它抛开了那些讨厌的云儿，也来和自然嬉戏。你看，它有时童心发作，将清风招来密叶里，整天飘飘缈缈地奏出仙乐般的声音。它们拼命使叶儿茂盛，苍翠的颜色，好像一层层的绿波，我们的屋子便完全浸在空翠之中，在树下仰头一望，那一片明净如雨后湖光的秋天，也几乎看不见了。呀！天也让它们涂绿了！绿天深处，我们真个在绿天深处！

“这园子虽荒凉，却富有野趣，”康笑着对我说，“如果隔壁没有别人搬来，便可以算做我们的地上乐园了啦！”

我没有答他的话，只注视着那些大榆树，眼前仿佛涌现了一个幻象：

杲杲秋阳，忽然变得炫目强烈了，似乎是赤道下的日光。满园的树，也像经了魔杖的指点，全改了样儿；梧桐亭亭直上，变成热带的棕榈，扇形大叶，动摇微风中，筛下满地日影，榆树也化成参天拔地的大香木，缀着满树大朵的花和累累如宝石如珊瑚如黄金的果实，空气中香气蓊蓊，非檀非麝，令人欲醉。

长尾的猴儿，在树梢头窜来窜去，轻捷如飞，有时用臂儿钩着树枝，将身悬在空中，晃晃荡荡地打秋千顽玩。骄傲的孔雀，展出它们锦屏风般大尾，带着催眠的节拍，徐徐打旋，献媚于它们的雌鸟。红嘴绿毛的鹦哥和各式各样的珍禽异鸟，往来飞舞，不住地唱出妙婉的歌声。

树下还有许多野兽哩，但它们都是驯扰不惊的。毛鬣壮丽的狮子抱着小绵羊睡觉，长颈鹿静悄悄在数丈高的树上摘食新鲜叶儿，摆出一副哲学家的神气，金钱豹和梅花鹿在林中竞走，白象用鼻子在河中汲水，仰天喷射，做出一股奇异的喷泉，引得河马们，张开阔口，哈哈大笑。

这里没有所谓害人的东西，鳄鱼懒洋洋地躺在岸边，做它们沙漠之梦去了，一条条红绿斑斓的蛇，并不想噬人，也不想劝人偷吃什么智慧的果子，只悠闲地盘在树上，有时也吱吱地唱它们蛇的曲子，那声音幽抑，悠长，如洞箫之咽风。

这里的空气是鸿蒙开辟以来的清气，尚未经过市场尘埃的溷浊，也没有经过潘都兰箱中虫翅的扰乱，所以它是这样澄洁，这样新鲜，包孕着永久的和平，快乐，和庄严灿烂的将来。

林之深处，瀑布如月光般静静泻下，小溪儿带着沿途野花野草的新消息，不知流到什么地方去，朝阴夕阳，气象变化，林中的光景也是时刻不同的，时而包裹在七色的虹霓光中，时而隐于银纱般的雾里……

流泉之畔，隐约有一男一女在那里闲步。那就是人类的始祖，上帝用黄土抟成的人，地上乐园的管领者。

……

“你又痴痴儿地想什么呢？我们进屋里去罢。”康用手在我的肩上一拍，呵！一切的幻象都消失了，我们依然在这红尘世界里。

世上哪有绝对的真幸福呢？我们又何妨将此地当做我们的“地上乐园”。

一切我们过去生命里的伤痕，一切时代的烦闷，一切将来世路上不可避免的苦恼，都请不要闯进这个乐园来罢，让我们暂时做个和和平平的好梦。

乌鸦，休吐你不祥之言，画眉，快奏你新婚之曲！

祝福，地上的乐园，祝福，园中的万物，祝福，这绿天深处的

双影！

（《绿天》，1928年上海北新书局初版，选自1956年台湾光启出版社增订本）

溪 水

我们携手走进林子，溪水漾着笑涡，似乎欢迎我们的双影。这道溪流，本来温柔得像少女般可爱，但不知何时流入深林，她的身体便被囚禁在重叠的浓翠中间。

早晨时她不能更向玫瑰色的朝阳微笑，夜深时不能和娟娟的月儿谈心，她的明澈莹晶的眼波，渐渐变成忧郁的深蓝色，时时凄咽着幽伤的调子，她是如何的沉闷呵！在夏天的时候。

几番秋雨之后，溪水涨了几篙；早凋的梧楸，飞尽了翠叶；黄金色的晓霞，从权桠树隙里，深入溪中；泼靛的波面，便泛出彩虹似的光。

现在，水恢复从前活泼和快乐了，一面疾忙的向前走着，一面还要和沿途遇见的落叶、枯枝……淘气。

一张小小的红叶儿，听了狡狴的西风劝告，私下离开母亲出来顽玩，走到半路上，风偷偷儿的溜走了，他便一跤跌在溪水里。

水是怎样的开心呵，她将那可怜的失路的小红叶儿，推推挤挤的推到一个旋涡里，使他滴滴溜溜的打圆转儿；那叶向前不得，向后不能，急得几乎哭出来；水笑嘻嘻的将手一松，他才一溜烟的逃走了。

水是这样欢喜捉弄人的，但流到坝塘边，她自己的魔难也来了。你记得么？坝下边不是有许多大石头，阻住水的去路？

水初流到石边时，还是不经意的涎着脸撒娇撒痴的要求石头放行，但石头却像没有耳朵似的，板着冷静的面孔，一点儿不理。

于是水开始娇嗔起来了，拼命向石头冲突过去；冲突激烈时，浅碧的衣裳袒开了，露出雪白的胸臂，肺叶收放，呼吸极其急促，发出怒吼的声音来，缕缕银丝头发，四散飞起。

辟辟拍拍，温柔的巴掌，尽打在石头皱纹深陷的颊边，——她真的怒了，不是儿嬉。

谁说石头是始终顽固的呢？巴掌来得狠了，也不得不低头躲避。于是水得以安然渡过难关了。

她虽然得胜了，然而弄得异常疲倦，曳了浅碧的衣裳去时，我们还听见她继续的喘息声。

我们到这树林中来，总要到这坝塘边参观水石的争执，一坐总是一两个钟头。

小 猫

天气渐渐的冷了，不但壁上的日历，告诉我们冬天已经到来，就是院中两株瑟瑟地在朔风里打战的老树，也似乎在喊着冷呀冷呀的了。

房里的壁炉，筠在家时定然烧得旺旺的，乱冒的火头，像一群饥饿而得着食物的野兽，伸出鲜红的长舌，狂舐那里的煤块，发出哄哄的声音，煤块的爆响，就算是牺牲者微弱的呻吟罢。等到全炉的煤块，变成通红，火的怒焰，也就渐渐低下去，而室中就发生温暖了。筠有时特将电灯旋熄，和薇对坐炉前，看火里变幻的图画，火的回光，一闪一闪地在他们脸上不住地跳荡。他们往往静默地坐在炉前好久好久，有时薇轻轻地问筠道：

——你觉得适意么？筠？

——十分适意，你呢？他暗中拖过薇的手来，轻轻地握着，又不说话了。

现在薇手里拿了一本书，坐在炉边一张靠椅上，一页一页地翻看着，然而她的心似乎不在看书，由她脸上烦闷的神情看来，可以知道她这时候心绪之寂寞，正如这炉中的冷灰。

因为没有生火，屋里有点寒冷。两扇带窗的玻璃门是紧紧地关着的，淡黄色的门帘也没有拽开，阳光映射帘上，屋中洞然明亮，而且也觉得暖意。

薇看了几页书。不觉朦胧思睡起来，她的眼皮渐渐下垂，身体也懒洋洋地靠上椅背，而手中的书，也不知不觉地掉在地板上。睡